









之禍：一、時蘇氏之禍；二、為世于朱子生武氏之後  
其知之特深故凡見于言語文字之間者斷之于辭  
而闕之不少假借其言比于抑洪水無猛獸却戎狄  
蓋好惡之正出于天理之公為後學者所當世守也  
今去于朱子之後益遠而為蘇學者益盛切不自揆  
謹取于朱子平日所論蘇氏之言萃為一編凡近世  
諸君子有公于此者悉附其後題曰蘇氏檮杌  
以寓其憤懣之義嗚呼後孔子不生者若孟子之  
距秦而後也若朱子之無蘇氏其功蓋同而  
世有公于此者悉附其後題曰蘇氏檮杌  
深不為其文之禍也故嘗以謂楊

墨佛老之學如劇盜蘇氏之學如美色其禍皆足以  
殺人然劇盜之禍人得而避之美色之禍則陷其術  
中而不悟者也繕寫成并僭為之序以告學者而首  
以安石為言非怨安石也所以甚蘇氏之惡云爾天  
順五年龍集辛巳長至日書

皇明文衡序

文之來尚矣而後世詞華之習蠹之故近有為道學  
之談者曰必去而文然後可以入道夫文載道之器  
也惟作者有精粗故論道有純駁使於其精純者取  
之粗駁者去之則文固不害於道矣而必以焚楮絕  
筆為道豈非惡釋而并剪其未惡秀而并樞其苗者



哉漢唐宋之文皆有編纂精粗相雜我朝迅掃積弊文軌大同作者繼有人而散出不紀無以成一代之言走因取諸大家之梓行者仍加博采得若干卷其間妄有所擇悉以前說為準以類相次郁乎粲然可以備史氏之收錄清廟之詠歌著述者之考證繕寫成帙以俟後人或曰朱子嘗譏文自文而道自道者其語甚力然則近世道學之談未易非也子之是舉無乃勞乎走曰不然考朱子之云蓋為蘇氏之文駁故耳至于楚詞韓文註釋校訂不遺餘力則我先正固嘗以文為意矣必如子說則是釋家不立文字之教走豈敢以為是乎

送張彥質赴南京戶部主事序

予童子時從家君宦蜀時葭陽人張君彥質王君良輔輩讀書武侯廟中予間往遊焉聞吾伊聲琅然出聽間退竊嘆曰諸君子勵志亦良苦使他日出有位寧肯負今日哉厥後予被召去蜀遂不知諸君子出處者十有三載成化丙戌予第進士時榜中蜀人頗班班焉雖彥質良輔於廣衆中有一面之雅然亦漫不省其誰何蓋予去蜀也久又不及與諸君子叙平生懽故相昧如此今年彥質得戶部主事分司南京又始與良輔相晤語方愕然知二君子者曩時廟中讀書人也俯仰今昔若有感焉則告之曰夫蜀彥質



之所家也夫武侯故嘗仕彥質之鄉彥質之所景行者也矧寓其棲神之所誦詩讀書于斯其得于歆豔者必深故請以武侯之事為彥質告夫武侯之學世莫得其師傳之所自然靜學之言實洙泗之緒餘大儒君子每有取焉蓋靜則志不分而學有以足乎已學則術不踈而才可以周於用循是而為之則上焉為人之官長而有所蒞下焉為人之幕屬而有所承殆無施而不宜矣此非彥質之所當志者耶夫以予見彥質求志於十載之前思彥質達道於十載之後則彥質之往也緬懷舊遊景行先哲將不畏人曰斯人也今有位矣寧肯負往日哉

送醴陵縣令汪世行序

天下之治惡乎繫曰繫于相與令曰相至尊也令至卑也其勢邈然不相侔矣顧使之均天下之責毋乃非人情乎曰不民也者天下之本也相雖尊其于民也疏令雖卑其于民也親疏者難為功而親者情易乎政易達令之賢否民之休戚以之令豈可以易視哉故太師楊文貞公嘗恨不為令蓋君子之思得民如此休寧汪世行令于長沙之醴陵吾黨之士或榮之或惜之榮之者以世行故家子起布衣為令得善地以奔走百里之人惜之者以世行之才當舉進士通朝籍不則倅一郡長一州顧乃屈之為縣二者皆



非也夫天下之責令與相均吾知世行于此求盡其責之不盡而以為學且惜者過矣董子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天師所以治民師所以教民也治之遂其生教之盡其善治教無舉而令之責始盡且令之于民有事造于庭相若語若父子然豈若相之據高享大其通以隔其見以刺于人扞然不相能也然則今之令患不為耳苟有為焉民豈有不蒙治教之澤者哉迹是觀之情乎政達其易易如此而已無賢稱民無休聲不可以言令矣令

天子臨御法古畏民上圖任于輔臣下責成于守令誠以之二者天下之治繫焉然則世行今日之所勉副

者亦為之而已矣進士吳肅清上舍汪汝溫約鄉人以錢世行而走僭為之言且以喻夫世之不足于令者

### 河間府誌後序

河間郡守太原賈君忠及其倅寧夏諸君廷儀取郡誌梓行而走書京師請敘政序其後敘政邦人也不可以辭則為之言曰河間為郡在前代廢置不一至唐宋為邊州當河北三鎮及五代宋遼金元戎馬蹂躪之間兵燹交馳文獻滅裂祀宋之徵蓋使人有不勝其追惜者焉迨我

文廟定都北京而河間為畿郡承平既久文物日滋於



是二君子始得修復故事為誌以傳夫周官小史掌  
郡國之誌則郡之有誌尚矣蓋為人上者於凡所部  
之山川道里民風土俗與夫人材物產有所不知則  
無以考求其跡施於有政而成治功此河間郡誌所  
為梓行者也或乃謂

英廟嘗命儒臣修大明一統誌分賜在廷書坊既以摹  
本翻刻則列郡之誌可廢是大不然夫一統誌天下  
之書也其法畧列郡誌一方之書也其法詳畧者非  
簡詳者非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然則斯誌之  
行豈徒以飭吏事誇美觀而已將使夫行部之臣筮  
任之士不煩於詢訪咨諏而一郡二州十六縣之事

舉目可以盡得之由是而出治無難焉則二君子有  
功于斯郡大矣賈君守河間八年威行惠流治益閒  
暇而諸君贊成此舉之力尤多其同寅者亦皆淑慎  
自持故議以克合使數百年之闕典於是而備其視  
世之汲汲于簿書案牘之間者其相去顧不遠哉誌  
凡二十卷本多挂漏譌舛敏政不佞為之博采群蒐  
重加是正凡古蹟山川人物詩文之類處分胪列頗  
詳整于舊云

。送內兄林文秀之官淮陰序

內兄林文秀與予同學詩于家君晴洲先生時先生  
叅政于蜀予與文秀侍行道荆江浙巴峽以達成都



凡途中山川古蹟先生必命題以試吾二人吾二人者亦思盡天下之大觀以昌其詩故在峽中每每攀蘿葛上峻峯題名峭壁之上或跳石弄水于奔川激流處相與為不經人道語嘗記作巫山十二峯詩予語不能竒因竊兄者以為已有相與爭笑不已時雖未知詩之工拙然自以為有足樂者其後予被召來京師文秀亦東書歸耕瀛城之南不相見者數載天順末予謁告歸省晴洲先生于金沙嶺之別墅文秀乃復相予行馬上時時說舊事數日不了時深秋曠野天長木落頗快人意既出瓦橋關過雄縣予與文秀因馳馬遊鄭州古城上有騎而劍者數人群

僧荷艾擁其後文秀以為暴客心甚恐予時獨挾三矢躍而出適有奔犬起叢薄問客與僧相謂曰公子能追殪之乎予控弦應聲一發而斃客與僧相顧愕眙散去文秀偉予因口占一詩後予每思壯遊蓋未始不往來于懷也予舅氏既棄官安東而文秀家益落數益竒乃欲就升斗之祿以為養親計時太守賈侯召試之案牘文秀曰僕安能事此願試一詩賈大驚異試以冬無冰之詩文秀舉筆立就乃得為宣使大寧都司大寧多武臣不識好惡獨見文秀能詩乃禮之不教後用是文秀安為之下者三年始得上吏部為驛令淮陰夫以文秀偉然長身生北方兵革之



地人識字以為難而獨以詩出其辭則其通名  
天朝以躍馬食肉于此豈曰幸哉文秀既介行李出都  
門予因與之約曰弟他日復得謁告南歸于當市柳  
魚豆酒坐我皇華館上呼取伶人作韓王孫受辱戲  
劇相與大醉十日然後放巨艦入清河下長淮問古  
戰場及騷人釣遊處相從賦詠以尋舊盟慎勿以謂  
予方奔走舟車之下求盡其職寧克從子嘲味風月  
留連光景作少年郎邪酒盡告行書以為贈

贈廣東按察副使張君詩序

廣東凡十郡七瀕于海一居海中環其境諸番相望  
而倭人最慄黠難制 朝廷為設按察分司于海上

副使一人奉璽書以巡視海道為名一方安危隱然  
繫焉用失其人必且償事故擢任之際往往慎之吾  
友華亭張君汝欽之赴茲役也同年友十一人約賦  
詩道其行進予為之序廣東大藩水陸之交警備甚  
嚴三司皆治廣州而按察又分五道各署印以糾諸  
郡獨海道上下數千里責之一人然比年以來倭人  
出沒最少而猺賊弄刃于銘峒之間無虛歲至于焚  
縣治逐長吏俘戮其子女屢勤大將出兵攻之稍靖  
矣而復熾此其故何哉危者平易者傾理之常也故  
欽長身玉立性敏而志銳自翰林庶吉士為監察御  
史出按滄濟荆湖之地不縱不刻所至燁然有聲焉



海道一事固優為之舉然巨浸排空戰艦如奔以子  
然之身日虞寇至而圖其成此水道之所以長安也  
谿峒不險于海槩賊之慄然不勝于倭人然事未至  
而議之甲可乙否有事相顧莫可與當者此陸道之  
所以多危也夫廣東偏師屯境上至今不解其勢殆  
有可平之漸而海道之無虞也久矣易曰無平不陂  
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汝欽往哉  
服金紫食大夫之祿日坐行臺兵民環立以聽乎教  
令豈可一日而忘艱貞耶謹自治勿恃其安而毀于  
盈事之涉利害者亟罷行之使海波不揚戎備閒暇  
島夷聞之不敢乘其隙素餐者望之有儆焉則豈惟

無負其平生與今日之慎選哉福祿日臻誠有如易  
之所云者矣諸君子詩多致愛助之意而無留連光  
景之詞固將有可傳者不待序也

贈兵科都給事中章君序

給事中非言官也唐宋之制給事中治門下省佐侍  
中詳命令封駁章奏別有拾遺補闕司諫正言謂之  
言官其治曰諫院我

太祖高皇帝罷言官而每著之令曰凡朝政缺失軍民  
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大哉

王言其視唐宋之淺謀狃制蓋萬萬矣

國朝給事中設科六有長有佐其責愈分而職愈專



然今之人見給事中猶曰言官其自諉亦曰言官予恐責之者非其罪而自諉者無當也鄞之章君元益天順中與予同領京闈鄉薦成化初同舉進士同教養于翰林元益長予四歲磊落疏闊予兄事之予承乏史官而元益擢兵科給事中朝夕敬共以求盡其職而竝論崇議見于設施者士論徃徃以為得體既進都給事中凡同年者又皆喜以為吾榜得人而鄞士之喜尤甚於是刑科給事中盧欽玉刑部主事楊志仁來請予重之以辭予於元益交久語熟蓋無可為辭然予所以敬厚元益者寧有已乎夫內科外郎部實相對峙雖祿有崇卑而其責常均矧兵國之大

事固難乎其為長矣今之仕者為寮佐遇事則曰有官長在吾何能為至於為官長將何所適其責哉上嗣位以來屢勤兵于四方雖不旋踵怙然無虞意所以彌之之術尚有所未盡也元益嘗佐兵科有聲矣今為官長焉其必有以審處乎此語曰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今之給事中固非若古之言官有專責然令許諸人直言無隱則夫職之所在法無不得言者合群議而告諸朝布之天下偃兵息民以輔成

今上垂拱之治予寧不有望於元益也哉

贈三氏學錄孔君序



成化丁酉春衍聖孔公上疏言三氏學官闕員族父  
公瓚有行有文請注為學錄上京師吏部以聞  
詔可公瓚字輔文宣聖五十八代孫也治任東歸凡  
端于孔氏者醜而餞之又過予請贈之言謝不敏不  
獲則告之曰聖人之言具在方策學者所共習也雖  
得之有淺深小大皆足為教養之資顧予之蕪陋縱  
強之有辭亦輔文之所前知者矣將何言仰惟我  
列聖於宣聖之宗子世祚為公開府置官屬得自辟三  
氏學其一焉學之為師者不考績為諸生者不貢試  
優游卒歲視諸王府近世始更著令考績貢試比  
于郡縣學提學按察官得臨之蓋因時制宜勢不得

不然則今之為學錄者視昔加難矣且郡縣學之師  
徒誦法孔氏云爾非其後之人諸生亦雜出于兵民  
子弟不必皆聖賢之裔或不副其職人尚得訾議  
之曰非孔氏之徒也而况輔文乎如使聖賢之裔有  
一之違越禮法學行後于庸眾人即人責備其師矣  
又况主也者聞其賢而舉之則夫酌酢事變周旋禮  
文固將挾之自輔以求立于無過之地不思其難可  
乎輔文之考經伯正統中為學錄曾祖克堅仕元遠  
祖頴達仕唐俱為祭酒而安國仕漢為博士皆師儒  
之官其聲光播于史牒家乘者炳如也輔文淳行篤  
學雖漸漬乎其先世者有素職之舉無難焉然未可



以自足也踵芳邁烈由考而祖又上之以闡于穎達  
安國之堂與使禮庭之訓勃然一新于鄒魯之間斯  
下無負聖孫之推薦上無負

明天子崇儒右文之優渥矣經不云乎惟教學乎此贈  
言者之意也輔文勉哉

山川鍾秀圖詩序

新安山川甲于東南而婺源又一郡之勝晦庵先生  
文公朱子之闕里在焉初文公父子生時有紫白二  
氣出家之井中宋號曰虹井建亭其上其後章齋因  
仕而家于閩迨元至正暨

國朝洪武有司皆請還其子孫一人于婺源俾奉祠

墓曰湛者距文公八世矣用長子穩貴封戶部主事  
穩起進士歷浙江都轉運使景泰中 詔錄朱子後

於是居閩者曰挺世為翰林五經博士居婺源者曰  
楸世為國子生楸於穩挺兄弟也歷餘杭末年丞兩  
派並顯于時而推其慶之所繇來則婺源其祖也考  
之朱氏家集章齋嘗以紫陽書堂鏤其印章紫陽蓋  
新安之名山又聞之長老淳熙中文公歸展祖墓慨  
然思返其故廬因挾西山蔡氏與俱蔡氏雖精于堪  
輿之說而實則閩產力勸文公還閩則二先生平日  
眷眷于新安之山水可知已噫大賢君子之生其身  
繫天下後世斯道之絕續其後之昌否皆天也豈悉



假于一郡縣之山川哉然尼山禱而得宣聖有賢嗣  
人世不失爵則地之靈或相之亦理之所有者吾以  
是信井虹之說焉雖然陟降于廟庭行視其丘壘使  
觀者指其父子兄弟紆金拖綬相望于松楸俎豆之  
間而曰斯山也斯川也其秀之所鍾如此則未也賢  
者之後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夫朱氏之言著于書  
而其行傳于史天下後世人知誦習之而况其子孫  
也哉矧簿尉茶鹽之職二先生皆嘗為之迹其舉措  
無非道之所在苟為子孫者言行不失其世守則豈  
惟名位之進足以榮一時將赫然增輝于故鄉山水  
而大賢君子流澤之長所以出乎天者愈可徵矣湖

廣按察僉事汪君希顏於朱為婣家既作山川鍾秀  
之圖以贈永年又託諸公賦詠之而以走新安諸生  
也請為之序

無逸子詩序

句容有凌永澄先生者躬孝弟之行而旁力於衆善  
至于老弗衰因自號無逸子其鄉之人無問旄倪亦  
合口一辭稱之曰無逸子翰林學士丘瓊山方職太  
史采其事為之立傳好事者聞江南之有是人也多  
為無逸子詩由是無逸子之名益暴無逸子之子鄉  
貢進士傳上禮部以其所得編次成卷奉以見予  
讀之竟則為之憮然良久曰世降俗偷人之去道也



益遠故有逸於其身而勞其心者有勞於其身而逸其心者身心之勞逸相乘而人之德偽繫之矣若無逸子則固勞其身以逸其心者與子竊恠夫世之頌無逸子者皆徒知其無逸而不知其有逸存焉爾周武王受冊書之戒退而銘諸几席諄：乎敬怠義欲之間衛武公作抑戒之詩以自箴而尤致力於慎出話敬威儀考之當時二武皆年九十餘而不自暇逸者如此其卒皆以聖而記禮編詩者謹取之以垂訓後世者也無逸子少而為士喜誦法詩禮今年且八十其有得於斯乎否耶夫既以施諸身又以成其子而不失其令名其心休：焉其資固近於道矣宜乎

聞之者有取於其人而詠歌之也彼利趨而欲征以求逸其身而勞其心者讀無逸子之詩考無逸子之行其不慨然有感於是編者幾希

慶通政使司右叅議王君序

靈壁王君必照與予同舉丙戌進士第出知江西樂安者三年其政有成吏部請于

上而召之還授監察御史一日奏事奉天門下音吐鴻暢舉止不愆

上為之動容既退朝薦紳大謹輒相與問奏事者為

誰蓋王君之名一日播諸

朝而聞四方久之鴻臚以少卿缺聞



上注意焉不果成化戊戌通政以叅議缺聞

上復注意而吏部適以君名上遂拜命焉廷謝之日薦紳又相與嘖曰宜哉王君當是時吾榜之士為御史者最盛於是楊君維禎屠君朝宗合諸同官之意請予言致其私予不得辭則告之曰虞廷九官龍為納言中古以來置門下省與中書尚書分宰相之責蓋即今之通政也夫中外百司章奏文移叢至山委一一審之以告于

上而下之所司又受其成一一審之而後行天下嚴矯偽之防謹功緒之稽固非一二人所能理者故有叅議兩人分日蒞事以副其長貳其出入謀議進退

恩禮率與六部均苟非其人則固不足以當

上心協士論而王君通經學古為名進士律已愛民為良吏守法盡職為才御史其聲稱在人非一日也蒙知遇而被顯擢固所宜有豈獨以其言語之暴于外者哉然竊聞之舜命龍之詞蓋深懼夫諛說殄行震驚朕師而望其出納之允則其責任之難可知已今之通政古之納言其職雖稍不同而士君子抱體用之學懷致澤之志則固無所往而不究心焉矧於食大夫之祿日對揚于

天子之庭者哉王君勉之崇階 慈恩所以待成子異時者蓋未艾也



西巡紀行詩序

詩有六義而風居其首焉故先王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因其聲之正變以求俗之澆淳而國之治忽從可知已中古以來巡守之禮不行乃有繡衣直指採訪觀察諸名猶號觀風之使

國朝歲命監察御史十有五人巡按四方所以酌古今之宜廣求治之端也我外舅御史公志德先生以成化丁酉出巡山西蓋自其始至黜吏之不法者若干人破獄之不決者若干事恤民之隱興俗之善所以罷行之者不遺餘力蓋山西之仕者服其公而行者歌其化居者恐其去而幸其復來也先生既受代

東歸走伏拜于邸第得其紀行詩一帙于橐中而讀之則仰而嘆曰此先生之所為有得于西人者與記節候之過續道山川之險易與其間闕畎畝之苦樂豐歉蓋凡耳之所聞目之所擊口之所咨諏者一寓之詩雖近代之聲不能不互出于正變而忠君體國自工者也彼世之言詩者率不過流連光景嘲咏風月其弊至於盡善人而壞雅俗則先王陳詩之制如之何其可廢哉有編

皇明正音者擇此卷之詩而附入之以備六義之一體當必有識者為之監賞小子烏足以知之謹為序以



授公子珍俾什襲而藏焉

篁墩十二詠序

凡我程氏在新安者其先出梁將軍忠壯公公之生也甚異嘗手殪妖虺以奠民居起鄉兵以拒侯景遂為大將屢破魏周之師而卒于軍其卒也尤異鄉人感其全郡活民之功相與祠焉水旱疾疫靈應如響自宋以來遂奉以王爵而神事之今千餘年矣子孫益盛鄉人之祈報益嚴禮所稱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而兼有禦菑捍患之義者殆公之謂乎公本居休寧篁墩後割其地以畀歛凡窀穸壇壝之所奉與一臺池之所遺一木石之所峙居人過客尚能歷歷指其

處于山之椒水之澁類有川靈河伯為之呵守禁衛而莫敢褻焉其盛烈在人如此走不佞邇者獲請于朝來展墓于故鄉始克伏拜祠下顧瞻徘徊得遺蹟十二處病其散出無統也各為一詩而繫之事奉以質諸大人大人甚喜俯而和之諸昆弟子姓與鄉人寓公聞之亦群起而有作焉遂成巨編人書一通藏之家以示來者嗚呼公之盛烈豈待小子有所稱述而後燁然于世哉特其存歿之間所以獲乎天而歸然炳靈獨異乎庸眾人者或逸于史氏而未書或登于郡乘而弗備或相傳于故老而失真者取是詩以訂之將有裨于故實之萬一云爾成化十四年歲次



戊戌冬十有二月三十四世孫敏政拜手書

贈朱克紹處士序

徽歛大夫以成化己亥春正月望日舉鄉飲之禮于學中而歛之人有朱克紹處士者與焉屬酒之際介僕相與遜其坐郡縣大夫相與嘉其來學官弟子相與樂其食禮成又將相率而致敬于其廬則使伴來請曰願有辭焉以勸于故鄉之老者時予方以賜假省親南還蓋未及識處士而得之人曰朱氏世居環溪之上有希生君者以文行稱于時號止足構亭以居而佚老焉故大司寇楊公實銘之處士其孫也性淑慎喜問學嘗出遊西京以及吳楚齊魯之邦浩然

米歸却掃一軒以事琴號友桐聞之者曰雅哉朱君治親之喪盡禮斥浮屠法不用結廬墓側號慕菴見之者曰孝哉朱君夷菴黃茆嶺及徐潭諸畏途以齊往來割汪村林地以瘞貧者號義塚過之者曰義哉朱君由是處士之賢隱然蓋諸乎一鄉故鄉飲之行也郡縣大夫禮之莫敢後焉夫鄉飲之禮所以示敬讓而明教化者也敬一人而民不偷讓一人而民不爭不偷不爭教化化成其繫于王政也甚大使夫齒德之爽者一或位其上當其人則幾何其不為虛文也哉觴豆之間可敬可讓若朱處士者其無愧矣學官弟子從而張之是固君子與人為善之意與孔子



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由一郡以占海內  
則我朝

列聖涵煦滋久教化聿興當不有大老者含哺擊壤以  
歌太平于春風土屋之下者乎輒因處士而置思焉  
處士凡九男其為郡學弟子員者兩人曰棋祐皆淳  
謹好修當顯其家于異日云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

篁墩程先生文粹卷之十一  
序

志雲先生集序

志雲詩集若干卷錢唐方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冕  
字元服別號志雲雖家錢唐而居金陵最久少嘗有  
志為世用中弗利于場屋乃盡棄其所習大肆力為  
古文辭有聲縉紳間正統中翰林侍讀學士石溪周  
公以其文行薦于朝不報先生益潛心六籍以及  
百氏之書開門授徒無復用世之志時周公分院南  
京職務清簡約先生數人者為詩社日尚羊乎白下  
山水之間故先生雖諸制作皆擅所長而尤莫如詩



也平江侯陳莊敏公受 詔留守南京雅知先生復  
薦之俾授諸子經於是始有訓導之 命莊敏既沒  
先生亦且秩滿其嗣子平江伯陳公懼先生一旦去  
已失所師資上書請留於是再有教諭之 命成化  
初公視師二廣既又以漕運之節駐淮陽凡易兩鎮  
先生皆在行由是南涉湘踰五嶺下蒼梧以盡百粵  
之地北渡大江歷重湖往來徐邳以極楚之故疆所  
與皆名公碩儒所聞既廣所見益壯而詩益昌足與  
鳴一時之盛矣公於治戎之暇取先生之稿各以類  
從輯為是編將刻梓以傳屬子序子閱之累日而得  
其大端其詞豐其語鬯其格調皆有所從來非苟作

者然竊聞之三百篇而後若楚之騷若漢魏之選邈  
乎不可及矣叔世以來詩愈變而格愈卑惟唐杜子  
美力追古作號為正宗其次則楊伯謙所輯唐音詮  
擇精審成一家之言談者尚之先生風神清峻性資  
淵穎而又加以學問之功固自以唐為師法思有以  
薄騷選上求風雅之遺極其才力所到遂超作者之  
域有如此者良可傳已然子美夙與嚴挺之善挺之  
子武為劍南節度使子美在館武厚遇之而未嘗事  
以執友公世勲之冑貴為大將於先生執弟子禮益  
恭過武遠甚觀其分間于外懋著聲猷凡入  
朝有所論建一皆剴切可舉而行退坐幕府往進



其遺老講求民瘼或從賓客雅歌投壺以適其所適  
居然古儒將之風考其淵源所自其有得于父兄師  
友者深矣跡是觀之先生之所為可傳者豈獨詩哉  
雖然詩心聲也讀其詩逆其志可知其人此公所為  
拳：于是編者與昔有評子美者謂其入蜀晚年之  
詩尤精蓋涉歷之多也今先生年七十矣平生足跡  
不為不遠精力方健應酬不衰異日詩之所成予惡  
可得而窺之哉

贈都昌令吳君廷端考績南還序

吾友吳君廷端治都昌六年上其績于京師而歸也  
諸鄉人之在官者率相過予以請曰疇昔之歲吏部

閱宦籍考薦書而得起鄉進士為縣之賢者若干人  
將請于朝而徵之用備臺臣之選廷端與焉已而事  
中格不果行今茲之來也政成而名孚矣宜有異旌  
以勸四方之為縣者顧乃書一再最而歸之與常吏  
等於廷端固無所預而吾人若有所不足豈長銓司  
者固將有大意於廷端乎哉吾子以為何如予曰是  
固有說焉夫群庶官而彙次之豈無求知徇往之人  
顧進之太亟則或償於中途或隳於晚節故長銓司  
者慎之若廷端之不克就徵非吏部之故為此遲  
者也養之也久則其成之也鉅在萃之六二曰引吉  
無咎吏部以之夫仕者之初心亦孰不銳於功名哉



然一得之則或矜持以弃其平生一失之則或銷沮以遂至於無聊而不能自立者蓋多也是故必有慨然自許之人若廷端者知敬正以盡其職而進之遲遠弗計焉是雖若泰然無求於人而功成譽興有人將求我之不暇者矣在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無咎廷端以之執此以觀則吏部之不亟於處賢者謂無大意乎不可也諸鄉人以為何如則皆撫然相應曰諾哉以予與廷端有世契之雅也請紬繹其語以授行人洪君朝宗鄉進士方君良弼使書以為祖道之贈廷端之吳出徽歛之新墟少司馬致政先生之季子其識廣其才充其志弘後今所建立者予蓋弗及也而廷端弟廷章及從子瀚又相繼舉於鄉其世澤亦未艾云

詩壇叢韻序

滁陽吳君孟章雖世將家而博雅好文喜為歌詩與學士大夫相游處嘗以韻之類書詳于平而畧于仄乃為詩壇叢韻若干卷四聲咸備摠若干萬言予得而觀之叙事纂言有倫有要誠有益于近世之為詩者蓋其蒐輯之多已數十百家而志猶未滿其筆札之費已一再易稿而鉛槧未釋其工力之勤則積之十有餘歲而後克成之茲亦可謂難矣聲詩之說始于虞廷而備于孔子之所剛定其義大而能傳散出



而莫可窮也於是乎有類書之編以便學者蓋不徒以為詩之詁而弁為學詩之地考七畧之凡崇文之目可見矣然其間聲之偏正不倫事之去取失當觀者病之我

高廟當南北混一之初首命儒臣為洪武正韻以一五方之音祛舊習之陋嘉惠天下以求復乎虞廷詩歌聲律之制致萬世之功也我

文廟入繼大統亦首召天下儒生為永樂大典其法以韻統字以字繫事凡有涉于興觀群怨之旨可以為博聞洽物之助者囊括幾盡亦近古所未有也然藏之秘省世不獲見若吳君之為書本其獨任之力加

以能擇之功其弗畔于

二聖之製而有得于多識之教者與方今同文之治洽字內百年矣竊意有能言之士當出其間著為雅頌以鳴一代之盛以馴致乎古之作者吳君之書必有合焉蓋夫舍繙閱之勞而圖簡便之樂者固人情之常也予又聞之康節邵子之為學也起聲音律呂以盡天下之詞括天下之象極天下之變統天下之占與易聖人之道相表裏蓋儒者先天之正學也而其傳已泯世之學者不得其說往往訾之以為異于竊媿之思學之而未能也吳君究心於聲詩之學也久進而求之觸類而長之儒者正學庶幾真有聞焉又



非特乎詩而已吳君名授舉孝廉歷贊荆湖諸軍入  
典 詔獄僉錦衣指揮事別號藻軒孟章其字也是  
為序

太守孫侯政蹟錄序

予嘗觀前史謂何武為郡無赫之名而有去思竊  
以謂史臣之溢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  
哉厥後得吾郡孫侯乃知史臣之書何武誠有未易  
非者孫侯為徽郡幾二十年去徽郡亦餘二十年然  
人之思之無間遠近無間知愚無間小兒婦女無間  
武夫悍卒思之不置則言之于行臺于朝省立生祠  
而烝嘗之猶以為未愜問之至有泣下者曰孫侯良

我父母者世豈復有如孫侯之惠我者哉問其政略  
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何武之不可及而史臣為不  
誣已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往往佛其所性此  
循良之書于史者常少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孟子曰所歆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孫侯者其  
知此乎歛漁梁姚浩宗輯侯之行事為一編題曰孫  
侯政蹟錄予得而駭之曰孫侯之政誠幾于古人矣  
然蹟之所著有未易窺者子烏得而書之閱之累日  
不覺嘆曰史法不傳久矣古之仁主莫盛文景賢相  
莫盛房杜循吏莫盛西京之世然編史者於文景無  
可紀之德於房杜無可傳之功於何武輩無可蹟之



政何哉功德政化之盛如慈母之煦子如春雨之潤物發于至誠泯于無迹而受惠者莫能為之辭也姚君慕孫侯懼其政之不傳乃為此集然所書者多簿書期會之常舉措禁戒之末夫人能之而欲以是為孫侯去思之地亦異乎前史之書何武者哉雖然古有善觀人者舉其一可以槩其餘善言德行者因其所常然而得其所以然姚君此集雖不足以盡侯然觀者因是以得侯政蹟于言外其亦不為無補于世矣因叙而歸之孫侯名遇福山人起進士始以戶部主事知徽州終以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姚君讀書好義能不忘于故守而惓惓于是又捐金刻梓為不朽

之圖其忠厚之至亦賢于衆人遠矣

唐氏三先生集序

監察御史欽唐君希愷嘗奉其先世三先生之集請校而刻之予蓋素慕鄉先達之為人謹為之校正且定著為若干卷而序其出處之大畧以告觀者大唐先生諱元字長孺少喜誦鶴山魏文靖公之書因有所悟入同時若雲峯胡文通公定宇陳先生師山鄭待制黥南程禮部皆相友善既老矣始以文學起家為平江路學錄再調分水教諭遷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教授致仕學者稱筠軒先生筠軒之文紆徐而典雅有汴宋前輩之風故元名公張起巖王士熙



吳師道諸君子皆盛稱之詩則含蓄而雋永不作近  
代人語虛谷方公為之序羨其格高世以為知言筠  
軒第五子曰桂芳字仲寔少從學鄉先生杏庭洪公  
潛夫筠軒在平江再遣從龔公子敬學成受聘而起  
為明道書院山長調崇安教諭清碧杜待制稱其清  
才懿德為儒官第一陞南雄路學正以母長不赴會  
元末兵起避亂山中不復仕龍鳳丁酉秋我

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舊而衛國鄧公愈以  
先生及風林朱學士允升二人名上

召對稱旨有尊酒東帛之賜會附馬王公克恭來鎮  
新安強起為紫陽書院山長未幾以疾喪明學者稱

三峯先生三峯制作雖本之父師而精采呈露有脫  
穎出奇之意三峯長子曰文鳳字子儀以字行其學  
得之家庭以薦起為歙學訓導再用薦為知巔之興國  
縣有惠政及民永樂初

文廟封建諸王妙簡府僚被親擢為趙府記書以終  
學者稱梧岡先生梧岡制作專以上世為法而克肖  
之不復以高視闊步為能梧岡曾稱三人曰佐希元  
成化辛卯貢士同知寧波府事曰相希澄乙未進士  
今御史君也曰弼希說丁未進士皆有文學世其家  
嗚呼筠軒生于叔季私淑考亭仕不大顯而三峯適  
際興運其對



高廟率皆應天順人不嗜殺人之語今其集中每篇大  
丞相吳國公乃

高廟渡江時事考之實錄皆合

宣廟之下樂安也趙簡王亦在危難之地其後卒以恭  
順孝友坐銷其變則當時輔導之臣若梧岡者容有  
力焉不可誣也然則三先生秉德蹈義以勤其身陰  
利人之家國而不食其報天必大昌其後矣矧帝元  
兄弟方繩其武以發軔于功名之場異日所至必將  
增光前烈而三先生之志益以伸澤益以長名益以  
顯豈徒託之空言而已哉  
重訂丹溪心法序

醫之先謂出于神農黃帝儒者多不以為然予嘗考  
醫之與卜並見周禮曰醫師隸冢宰筮人隸宗伯並  
稱于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筮字蓋古  
通也然卜之先實出于義文周孔則醫之先謂出于  
神農黃帝亦必有所從來大約義文周孔之書存故  
卜之道尊神農黃帝之書亡故醫之道卑然其書雖  
亡而緒餘之出于先秦者殆亦有之若今本草素問  
難經脉經此四書者其察草木鳥獸金石之性論陰  
陽風寒暑濕燥火之宜標其穴以施鍼炳診其脉以  
究表裏測諸秋毫之末而活之危亡之餘類非神人  
異士不足以啓其機緘而發其旨蘊則此四書誠有



至理不可謂非出于聖筆而遂少之也然則醫之與  
卜皆聖人之一事必儒者乃能知之其不以為然者  
不能通其說者也醫之方書皆祖漢張仲景仲景之  
言與前四書相出入亦百世不能易者自漢而後代  
不乏賢中古以來予所取五人曰孫思邈氏其言嘗  
見錄于程子曰張元素氏曰劉守真氏曰李果氏皆  
見稱于魯齋許文正公曰朱震亨氏實白雲許文懿  
公高第弟子斯五人皆儒者也而朱氏實淵源于張  
劉李三君子尤號集其大成朱氏每病世之醫者專  
讀宋之局方執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疾譬之儒者  
專誦時文以俸一第而於聖經賢傳反不究心乃作

局方發揮格致餘論等書深有補于醫道而方書所  
傳則有丹溪心法若干卷推此以求病因病而致藥  
皆已試之方也朱氏沒而其傳行泯焉近世儒者始知  
好之稍行世然業醫者樂於方之易而憚讀書之  
難於素難諸書蓋皆不能以句而於五人者之著述  
則亦視為迂闊之論其茫然不知所用力無足恠者  
其以藥試人之疾間一獲効則亦如村社牧豎望正  
鵠而射之偶爾中焉或從其旁問之射法瞠目相視  
不知所對彼老成者日從事乎內志外體之間雖或  
小有所失而矢之所向終無大遠此觀射之法也審  
醫之能何以異此于宗人用先世業儒而好醫其讀



素難之書甚稔最喜朱氏之說嘗以丹溪心法有川  
陝二本妄為世醫所增附深懼王有累于朱氏乃為  
之彪分昉列釐其誤而去其復以還其舊凡朱氏之  
方有別見者則以類入之書成將刻梓以傳請予序  
予故以多病好醫而未能也輒以醫卜並言于編首  
使業醫者知其道本出于聖人真書本足以比易而  
非可以自卑則日勉焉以致力乎本草素難脉經之  
書以及五君子之說而尤以朱氏為入道之門則庶  
幾乎上可以輔

聖主拯世之心下可以見儒者仁民之効而醫不失職  
矣用无名克休寧以口人與予同出梁將軍忠壯公

後

### 麻衣相法序

近世相人之法多宗麻衣麻衣者初不知其姓名亦  
若鬼谷鷓冠之流蓋隱者也或又傳其書以易授陳  
希夷希夷之後有康節邵子意麻衣之學殆不止于  
相人相人豈其一事邪相人書有石室賦金鎖賦銀  
匙歌諸篇相傳以為麻衣所著也好事者從而習之  
試之多中由是益相與喜其術誦其說而師其人焉  
昔荀卿子若非相之篇相者可棄也然予考之世未  
有無理之器亦未有無器之理日月星辰之象乎天  
山川草木之形乎地耳目口鼻之統乎人器也而有



理存焉不可以弗察也班固藝文志占天為一類相  
地與人為一類其知此矣蓋占天之災祥與相地之  
吉凶相人之死生窮達莫其所已然而得其所未然  
使人慎修弭審趨避而安義命豈非窮理格物之學  
哉非相非也吾友楊州同守鮑君采之以明經登上  
第而兼通諸家以麻衣之書散出無統集而刊之凡  
他說之有涉于相人書又取附之其有意于窮理格  
物之學者與惜漢以本古相人之書多亡而世獨知  
所謂麻衣者吾固不能無感焉宋孝傳麻衣心易朱  
子以為出于南康簿戴師愈至著論以決其真贋若  
此編者又安得起朱子于九京而一訂其說哉

雪心賦句解序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  
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書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  
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  
深雅奧誠有至理而不出于乘生氣之一言唐曾揚  
諸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目  
不逮古人乃相與鬪合為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  
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故其學之易入而其行之易  
售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  
否則凶如是則人可以為曾揚而何取于生氣之乘  
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體于水泉虫蟻之患而不



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關其親之生年與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為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

朝廷特遣使者賜葬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涌雲集言人：珠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為說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望其踵曾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以葬經為主旁通儒書充究心予文公及蔡西山父子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絕之其為人杆次率有證佐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為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陋於術者反從其後

營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真贗不分往之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健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唐卜則魏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彙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為之解編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于世之慈孝者矣子竊因之有感焉世之號儒者舍聖經賢傳而從事乎詞章比之庸醫合素難而執方書陋於術者舍葬經而瀾倒乎天星卦例之說其失一道也然則使子期而服儒之服專致力乎儒者之學吾黨之士或當愧之此子所以三復其書而不能已於言也

諫議遺芳序



謝氏得姓始於周申伯以王舅受封汝南謝城其後  
子孫之顯莫如江左江左謝氏之顯又莫如太傅文  
靖公安石其家世人物見于史者居他姓什九可謂  
盛矣而新安亦江左輔郡蓋有謝氏焉在宋曰諫議  
大夫泌葬歛東門政山土人號諫議塢按宋史傳稱  
泌為安石二十七世孫意史之言當無不實則新安  
之謝亦誠有出于文靖公者歟歛巖鎮文達氏嘗取  
諫議公遺像一幅史傳一通奏議二通墓記一通萃  
為一帙題曰諫議遺芳屬于序子考新安先達最多  
郡志所載事實最畧蓋舉一焉訪錄其遺文尋視其  
丘域存問其後昆而於諫議公風節之偉文學之優

德業之盛尤所注意然卒無以副之者成化初受  
命脩宋元綱目以續朱子之書盡閱秘府所藏得諫  
議公之行事與其奏議則誦而嘆曰其人雖亡言不  
可泯也歲壬寅家居之暇又親至問政山訪其塋處  
或謂與南唐聶真人之塚相隣或以為諫議塢者別  
在山外豐草茂林不可復識則望而嘆之曰其骨雖  
朽名不可滅也孰意此帙乃出于文達而子獲見之  
也歟巖鎮為歛休孔道謝氏實居其間文達凡四昆  
弟有子四人孫七人其長子廷懋又與吾親塘丞相  
文清公之裔聯姻故予往來其間謝氏昆仲必要致  
其家盡款曲之情焉文固不可靳也嗚呼諫議公立



言初不計其名之有無而得名亦不繫其後之存否  
予獨喜文達知先烈之可宗而敬述之由是觀其儀  
而思有以繼其蹟數其行而思有以踐其實誦其言  
而思有以咀其華率其弟兄訓其子孫推孝恭之心  
篤本原之義以為今謝之倡俾後來者嗣而守之其  
誰不健羨曰此諫議公之後也哉

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序

封建之制不行大小宗之法不立天下無世家久矣  
然小宗之法有非令甲之所禁者衣冠之胄詩禮之  
族徃：忽而不之講焉何哉今有人焉訂千百年之  
異同于一書合千百人之昭穆于一家見者必駭聞

者必疑彼誠以為事有所不可詰勢有所不可齊而  
安于久俗之不可驟變也惟我程氏自周大司馬休  
父佐宣王中興封程伯子孫因以國氏望安定其後  
國除有適晉者曰嬰立趙孤封忠誠君再望廣平忠  
誠之後在漢初起趙將從滅秦者曰歷簡侯黑傳其  
子孝侯釐再世失爵歷侯之後在漢末從孫氏定江  
東破曹操賜第建業者曰都亭侯普子咨襲封至晉  
初失爵都亭之後曰元譚當永嘉之亂佐瑯琊王起  
建業為新安太守有惠政為民所請留賜第郡之董  
徽家焉大守之後曰梁將軍忠壯公靈洗當侯景之  
亂起兵保鄉州受封重安縣公子文季孫鶴世其爵



而文季為將死節于周是為重安威悼公胤嗣善昌  
世族彌著乃更望新安嚮之後分南北兩宗曰大舜  
者始北徙廣宗孫皓為定州刺史又別居中山博野  
皓生日華當安史之亂戰河北有功為橫海軍節度  
使日華卒子懷直代之入朝封歸誠郡王從兄懷信  
代之懷信卒從子權代之封國公蓋程氏凡四世有  
滄景二州至權不欲自同諸藩鎮再請入朝而程氏  
之兵始解此北宗也當隋之亂曰富者與汪華起兵  
定六州賜廟食宋追號輔烈侯當黃巢之亂曰宗楚  
者以涇原節度使會兵討賊戰沒贈司徒而其子金  
紫公勛亦以鄉兵守德興銀山鎮捍衛饒信三州傳

其子彥光彥光以御史大夫兼領白沙鎮傳其子克  
柔蓋程氏凡三世守德興曰濛者起兵休寧守東密  
巖以拒巢副陶雅為歙州兵馬統帥兼捍開化而其  
弟湘以工部尚書守婺源子仲以戶部尚書守祁門  
淳梁仲節以兵馬先鋒守歙南節以領軍大將軍守  
休寧濛傳其弟洵之傳其子旭之廟食開化龍山  
賜額顯祐傳其從子杭之傳其從孫淮沆蓋程氏凡  
五世守東密巖湘傳其子全禮全禮以御史中丞兼  
領婺源至宋下江南而程氏之兵始解此南宗也入  
宋以來忠誠忠壯皆受王封賜廟食而族益華雲仍  
益多且賢其大者若文明殿學士刑太師中書令文



簡公琳既以勲德重一時而明道伊川兩夫子遂以  
道學嗣聖傳覺來世迨我朝特錄其後為翰林五  
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祀其處于北方者如此宋顯謨  
閣學士邁華文閣學士莊節公叔達吏部尚書文簡  
公大昌樞密正惠公卓丞相文清公元鳳工部侍郎  
元岳端明殿學士秘起于新安刑部侍郎剛愨公振  
徽猷閣待制俱參知政事章靖公克俊龍圖閣學士  
瑞起于鄱衢之間兩夫子孫亦從南渡居池州再  
遷新安而程氏女適朱氏者一傳得韋齋再傳得文  
公正思登庸前村月巖徽菴林隱六先生者又皆宗  
朱氏以上求兩夫子之學為鄉碩儒稍後則學士承

旨文憲公鉅夫太史以文顯于元我先高祖萬戶安  
定忠愍侯國勝暨先人太子少保襄毅公顯于

國朝其盛于江南又如此不有譜牒則亦何以正其  
本聯其支而為子孫無窮之計也哉漢晉隋唐以門  
地用人有古封建遺法而程氏率居大姓之一自江  
以南稍經變故則程氏必有保障之功故譜牒不罹  
于兵燹于孫之世爵世官者後先相望而宗法未始  
不行乎其間也宋紹聖中鄱陽都官祁著總譜歷世  
因之分合本其族繁簡繫其人卒未有會之者我  
朝正統中欽處士文實嘗會之而未盡數及不揆蓋  
嘗有志於是積之二十年頗盡得諸譜異同之故因



定著為譜辯三千七條凡例十條猶未敢自足也成  
化壬寅春先公之履歷除乃登書以告諸宗人諸宗  
人是之各以其譜來會理潘氏將六踰月始克成  
編為卷凡二十有奇會者四十四支名之登于譜者  
踰萬人先墓之可以共業者五十三世相與告諸先  
廟而命之曰新安程氏統宗世譜鳩金刻之俾敏政  
言其故于編首嗚呼是豈徒以闕閔之盛驕四方夸  
後代而已惟先世有大功以得姓于其始有大忠以  
保姓于其間有大惠烈于鄉邦以著姓于今日故以  
敏政之不肖而得衆族之賢者輔之遂使統宗之志  
可克而譜可成豈非幸歟凡我宗人其因是而毋忘

水木本原之思萬尊祖敬宗睦族之義守其世業誦  
其遺書保其體鬼之藏而不失謹其名分之稱而不  
紊宗法既立則彛倫益明風教益興可詰者雖久而  
弗晦也可齊者雖多而弗離也若然又豈獨一宗之  
幸而已駭者安疑者釋天下後世之有家者將不取  
法于程氏也哉奉斯譜者其共勗之

詠史絕句序

詩美刺與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後世詞人  
遂有以詩詠史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詠詩史  
第其所識者皆唐事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達了胡江  
東有詠史絕句則自上古以至南朝分題紀要殆庶



幾夫顧其詞意併弱作者未有取焉于家居見塾師  
以小詞訓童子乃首以市本無稽韻語意甚不樂因  
以所記古七言絕句詠及史者手書授之上自三代  
下及宋元凡二千餘年以時比次得數百篇又以其  
猥雜而不便于一覽也加汰之存者二百篇其間世  
之治亂政之得失人才之邪正賢否大抵畧備然以  
其不出於一人一時之手也故或婉詞以寓意或正  
言以示警蓋有一事而史更數十百言記之不足詩  
以二十八字發之有餘者徐攷之亦不獨可教童子  
也觀者諷詠而有得于美刺褒貶之間感于善創于  
惡其於經學世教豈不小有所益哉

送翰林五經博士朱君南歸序

封建之法壞而上古聖賢之胄鮮不降為輿臺矣惟  
孔子之孫歷代受封至上公以守闕里之祀孔子明  
王道以師萬世其功大故其受報也獨遠我朝

景帝嗣位文化浸洽乃復求顏孟周程朱子之孫一人  
俾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著為令蓋六君  
子傳孔子之道皆與有功于萬世者也博士上公秩  
有崇卑而承恩綸被命服率其族之人以時從事  
乎籩豆陟降之間則皆有封建之遺意徽國文公子  
朱子九世孫益齡父景泰乙亥實應是詔成化癸  
巳捐館于孔輝君服闋上京師吏部以聞



詔如今於是中書舍人楊敬夫合鄉之夫夫士請于  
言以榮君之歸君初為郡學諸生治春秋屢上有司  
弗利退而好修不懈益勤性恂如不勝衣而發言  
中理望之可知為賢者之後茲之榮雖今所宜有然  
非君之克家則亦不足以遞承之也嘗觀商周以來  
賢聖子孫之有國有家者不一再傳或侵或削以遂  
失其宗祧雖不能繩武之過亦上之人無以維護之  
故爾今君生有道之世借文學侍從之官優游奕葉  
而不知有督責之苦奉祠之暇所不可廢者繩武之  
道爾夫繩武莫切于經史我  
文廟嘗取諸經傳及性理書班海內今

又以通鑑綱目嗣傳之海內之士皆知誦法朱氏又  
矣而况其世適者乎君勉之母籍先澤以自榮而克  
世其學如孔子子孫在漢有安國在唐有穎達垂芳  
史冊增光廟庭顧不偉歟于家新安與君之先為同  
鄉承乏詞林為同官而韋齋獻靖公又程氏之甥見  
于譜書者可考也故於敬夫之請匪直不敢辭且重  
言之以致區區之意云

贈錢揮使序

成化十九年冬五軍大將伏

闕言天下武臣子集京師者請大閱之如今  
詔遣中外文武近臣往監蒞之得雋者若干人大同



中屯衛指揮錢鐸警時預焉凡與警時有親好者相率請予贈之一言警時之內予之從弟也愛莫助之亦烏能斬不一言惟國朝之制武臣得世官然自諸衛以上都司都府官雖尊而不克世衛自使以下諸部屬雖克世而非崇階若服金紫食萬戶之祿而世不失尊者惟衛使為然官及衛使官亦美矣世官之功在洪武為開國在永樂為靖難其出于近代非一途惟開國者上佐

高廟却戎虜以清中原萬世之功也功預開國功亦儔矣世官之傳或一再或止其身至於削秩授荒者比比也有傳其子若孫五世世其官若祿百餘年非其祖考積慶何以致之慶至累世慶亦弘矣官之美功之儔慶之弘斯三者皆世之所難也而錢氏則庶幾乎錢之先鳳陽臨淮人自永寧府君以鄉人子仗劍從

高廟渡江起虎賁幢主累官明威將軍僉指揮事南牧吳楚閩粵北戰山西遼東畧地摧堅所向有功而卒于閩懿文園特祿其長子于錦衣親軍未幾繼逝而弟代之及大同中屯永樂初移戍河間從

文廟北狩卒于軍而子代之子老而孫代之即警時之父也警時年未三十而祿先世之美官承先世之儔功享先世之弘慶又襄然得雋子



天子閱武之場如此宜諸君子歆豔之而思有以張大之也雖然今之號武臣子者坐有先祿為者令其弊多驕人恃其先勞可自道其弊多虐下斯二者皆有家之大忌也而武臣子恒甘心焉寡學故也古者文武無二道俎豆橐鞬動必相資非若後世之愬然兩途不相能也警時為人外和易而內廉隅喜讀書嚴于奉法無統綺之習弊從賢士夫游心若諸生先少保尚書襄毅公暨仲父瀋陽使君咸愛重之茲之還任也振祖烈報國恩知三難之不易獲而二忌之不可少徇也益進脩于問學而不與凡子伍以無負館甥之心與諸君子之厚望語位語功必有大焉

者矣警時勗哉以無忘于斯言

呂母太夫人壽序

走少以童子執灑掃之後于嘉禾呂文懿公先生之門先生以清德正學輔

英宗退而執經以授

今天子蓋蚤莫汲畢力於公而弗顧其私凡區畫家政一出於太夫人徐氏太夫人淑慎之實貞靜之德賢明之行可方古人蓋一時卿大夫家率自以為弗如也走獲與及門之士從公子今主客郎中東之以歲時升堂拜舞為壽太夫人推愛子之心以及諸生由是諸生自奉為得所依庇率事先生如父事太夫



人如母迨今幾三十年而先生不可作久矣太夫人  
居嘉禾故第無恙在堂而春秋亦六十餘矣及門之  
士或顯或隱多以星散而走於秉之得侍同朝爲世  
講焉雖無復向時展敬脩謁之勤而此心蓋未始一  
日忘慈煦之澤也成化己亥春走自新安省覲還  
朝過澗始獲拜太夫人于堂癸卯夏復自新安起復  
而來又獲拜焉凡再見而太夫人體益彊德益邵內  
政益脩而明僮僕益恪而嚴蓋不以老而怠其家者  
如此然獨念秉之不置曰庶幾王事有間乎其遂  
迎我將從之撫諸孫以爲樂乎人以是知太夫人  
之慈走之至三月秉之果以太夫人故力請檄而南

將便道奉板輿北上遂天倫之私而不廢乃公人以  
是又知秉之之孝夫慈與孝皆出于天而性于人順  
之則爲福數之則爲鑿若太夫人之慈歆其子之孝  
而有不獲福焉者寡矣吾知其心之廓如身之胖如  
將壽之隆如不可以言贊也走之先尚書襄毅公於  
先生爲同年母夫人於太夫人有姊妹之義方迎養  
於京聞秉之之行喜不可遏知二母之相見有日而  
獲伸其私也輒先序其事以貽之請爲歸壽之獻

贈監察御史汪君序

御史秩雖下而實有天下之責天下事無巨細御史  
鮮不預者大朝會則糾儀大祭祀則監禮大征伐則



督軍學校選舉行河決獄一切禁戒之政與夫稽考積弊糾察非常必參用御史一人出按于外則自羣有司以及文武大吏悉聽約束視其言為進退其立朝也自 宮闈以及將相勳戚有過大政令有關必庭論之一歸于禮法乃已御史之責重如此而祖宗以來亦重其官其理刑也必試可而後與其竣事也必覈稱而後復一不如令則外補甚則速竄其出處與諸曹絕異蓋慎之也予嘗以謂御史皆其人得其職則天下無不集之事無不避之臣

明天子可垂拱而治矣汪君從仁舉進士為行人試監察御史一年都憲報可以實授請予

上從之從仁起江南諸生如不勝衣而所居事理不以難易為戚欣宵中涇渭確然私謁凜不可犯殆知其責之難副而不取足于聲勢者歟其尤難者性敏而力學有求益嚮往孳孳不足之心視彼發無富之言以規大利樂不羈之行以取大辱者誠不可同日語矣飭羣工庶績以上副

明天子責備風憲之盛心固不繁一從仁而從仁克當慎選以倡其同寅以此述于古司直之臣不在茲乎從仁世居徽之婺源其從伯監察御史文燦從叔按察副使希顏兄大理評事守貞皆起進士別歷中外為時聞人故從仁有得于父兄師友之間而加業以



自進于高明光大之域有可必者如此子不佞於汪  
文最厚輒與諸鄉人舉酒相慶而又緝為之說以致  
萬一愛助之意焉

北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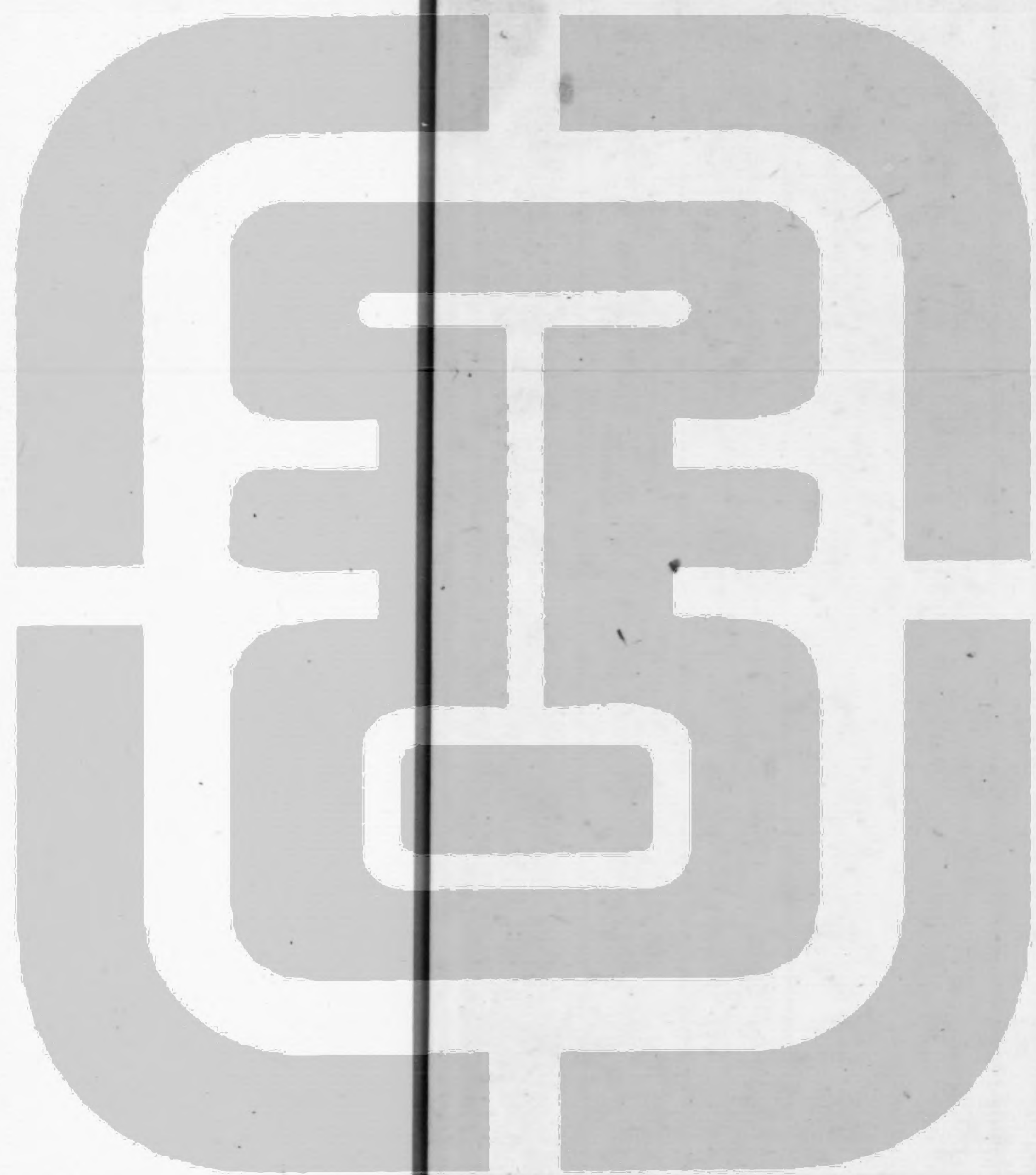
實應陶成懋學早負大志以經術取南畿鄉貢如拾  
地芥其天才橫發如天馬之不可羈識者疑其所出  
或難中繩矩而懋學當作意處反似：類處于拂士  
一點畫不苟蓋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懋學以  
其暇日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徃：逼宋人不說近  
代五七言古律詩宛有思致篆隸書亦高古不逐時  
好于心異之曰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邪惜力不足

以振之而懋學亦嘔然必思有以自振雖居當路強  
有力者恒藐之不恤也一日告予曰成嘗登金山眺  
吳門縱舟西湖觀潮溯江思起古豪雋而上下之呼  
酒放歌以盡東南之勝不知者或目成為俠今成數  
益奇諧益寡矣然氣則益振自分非師成者不可以  
屈成也聞自京師出居庸踰上谷入雲中其山雄拔  
其水悲壯其人勇而尚義將徃遊焉歷訪古戰場及  
虜所出沒勝敗或得其詳于退校散卒之口其必有  
可喜可愕可頌可罵者豈惟足以昌吾言進吾之所  
能成異日不棄獲進南宮奉大對當以紆會中之奇  
以自効于



聖天子然不知者又將俠成矣成豈恆是哉予奉使南  
京既歸則有見之于上谷者矣久之云已在雲中凡  
文武鉅公開闡建牙其地者爭延致之恆恐其去然  
懋學性疏爽不可拘繫雖甚相好者得其字什五得  
其詩什三得其畫什一亦卒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  
闕以求售者也間一還京師久之又將北行曰成志  
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北之勝且告于其所還往維  
時仲秋關塞早寒未黍既登草木漸變吾知懋學撫  
流光而歛大觀其所蘊益克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  
浩乎其不窮豈以一世之榮悴為戚欣者哉昔宋陳  
亮負才卓犖俯視一世雖遇考亭亦不為窘其後卒  
魁天下而論者以亮經濟之策迄未得施為深惜士  
固不可知也矧懋學近更其字為敬學蓋將歛華就  
實而慕為處子拂士不獨其製作然也其所至殆將  
有予不及知者乎於是西涯學士為作北觀二字于  
卷首予特序之而匏菴論德諸君子繼聲其後焉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enclosed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or semi-cursive style, likely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are dark and appear to be ink on aged paper.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 single column, starting from the top right and moving downwards. The border is slightly irregular, suggesting it was drawn by hand.



